

— QIANGZHAN ZHIGAODIAN —

抢占制高点

世界部分国家新军事变革情况追踪

刘志青◎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抢占制高点

图书类别：军事（CIP）

——世界部分国家新军事变革情况追踪

刘志青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抢占制高点:世界部分国家新军事变革情况追踪/刘志青著.—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9

ISBN 978 - 7 - 80237 - 180 - 4

I . 抢… II . 刘… III . 军事改革—研究—世界 IV . E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4452 号

书 名: 抢占制高点:世界部分国家新军事变革情况追踪

作 者: 刘志青

责任编辑: 张晓明

封面设计: 刘 丹

出版发行: 军事科学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 100091)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80237 - 180 - 4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厂

开 本: 1000 毫米×1400 毫米 B5

印 张: 10.25

字 数: 372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33.90 元

销售热线: (010)62882626 66768547(兼传)

网 址: <http://www.jskxcbs.com>

电子邮箱: jskxcbs@163.com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储运部(010-66767383)联系



前 言

战争是人类诅咒的恶魔。人类希望消灭战争,或以战止战,或消极避战,结果都事与愿违。战争不但没有止步,反而频频光顾全球各个角落。作战样式不仅越来越现代化,而且破坏程度越来越猛烈。仅在 20 世纪上半叶,人类就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涂炭。第一次世界大战使 33 个国家 15 亿人口卷入战争,战火遍及欧洲、非洲和亚洲。交战双方共动员兵力 7000 余万人,亡 1000 万人,伤 2000 余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波及各大洲、大洋,正式宣战的国家 60 余个,直接或间接卷入战争的国家 80 余个,被卷入战争的人口约 17 亿,占世界总人口的 80% 以上。在这场战争中,军民伤亡 1 亿多人、死亡 6000 多万人,消耗军费 13000 亿美元,物资损失高达 42700 亿美元。让战争远离现代文明、让世界永保和平,是两次世界大战留下的深刻启示。但是,现实无法代替理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类经历冷战和后冷战时代,局部战争此起彼伏。因领土、宗教、民族、经济等问题引发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从来没有停止过。地球南北之间的贫富差距继续拉大,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核武器,强权政治在国际舞台上肆虐,恐怖主义活动猖獗,人们渴望和平,但不得不准备战争。

从人类有史以来,军备成为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为谋求安全与发展而必须考虑的问题。历史上,无论是称雄千年的庞大帝国还是势薄力单的孱弱小国,都希望通过军事变革创造奇迹。在当代,无论称霸世界的超级大国,还是渴望生存的发展中国家,都不敢放松军事发展。然而,军事的强弱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只有依托国家的整体发展,军事变革和军事改革才能有持续而强大的动力。如金属化军事变革、火药化军事变革、机械化军事变革、信息化军事变革,历史上为适应时代发展而积极进行的周武王军事改革、秦始皇军事改革、汉武帝军事改革、唐太宗军事改革、元太祖军事改革、阿卡德王国萨尔贡军事改革、波斯帝



国大流士一世军事改革、马其顿帝国腓力二世军事改革、罗马帝国屋大维军事改革、拜占庭帝国查士丁尼军事改革、俄国彼得一世军事改革、法国拿破仑军事改革、德国俾斯麦军事改革，都是以雄厚的国家综合实力为支撑的。

“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①。海湾战争后，世界各国看到信息技术无限生机的发展现状与不可估量的发展前景，纷纷掀起军事变革的高潮。中国希望和平，但也没有忘记“忘战必危”^②的古训，不失时机地开始了新军事变革。关注战争形态变化、研究军事变革发展，是时代的呼唤，是现实的需求。尽管军事变革研究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国内外专著、论文汗牛充栋，但是鲜有从历史角度研究的论著。总结历史，是为了借鉴、不再重复以前军事变革中的失误，本书的立意即在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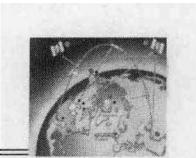
通观世界信息化军事变革的总体情况不难看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部分国家推进新军事变革的深度和广度不尽相同，差异较大，也各具特色。美国从军事理论、武器装备、军事训练、组织体制等方面全面展开，并将继续深入发展；俄罗斯经济困难，一再精减员额，努力发展重点武器装备；英国极力建设数字化部队，突出开发信息化武器装备；法国以陆军建设为重点，重视发展空间技术；德国始终重视精简整编，逐渐加强信息化武器装备发展；日本不断突破国际条约限制，稳步调整军事组织体制，不断开发信息化武器装备；印度以发展信息化武器装备为龙头，全面推进军事变革，但外界知之甚少；中国军事基础薄弱，军事变革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还有较大差距。这些都是世界军事变革研究的重点，也是本书所要回答的问题。此外，针对学术界对军事变革一些基本问题的长期争论，如世界新军事变革的缘起、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等问题，本书也分别进行了论述。

作 者

二〇〇八年八月

① 《管子·治国第四十八》。

② 《司马法·仁本第一》。



目 录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绪论	(1)
一、世界军事变革的基本概念	(1)
二、世界军事变革的评判标准	(6)
三、世界军事变革的历史分期	(13)
第二章 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孕育与萌动	(29)
一、新军事变革问题的提出和军事理论创新的萌生	(29)
二、军事信息系统和信息化作战装备的初步发展	(36)
三、军事形态其他构成要素的初始变革	(49)
第三章 世界新军事变革开启的基本因素	(65)
一、冷战的终结	(65)
二、现代高技术群的发展	(69)
三、高技术局部战争的昭示与推动	(87)
四、创新型军事理论家与军事领导人的涌现	(93)
第四章 美国全面启动的新军事变革	(97)
一、军事理论的创新	(97)
二、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的全面展开	(112)
三、两次训练改革的实施	(122)
四、军事组织体制的改革	(133)
五、数字化部队和网络战部队的建立	(142)
六、“聚焦式后勤”指导下的军事后勤变革	(147)
第五章 俄罗斯缓慢曲折的新军事变革	(153)
一、军事学说和军事战略的确立	(154)
二、远期和近期军事发展规划的制定	(161)
三、军队组织体制的重新构建	(165)
四、武器装备的重点发展	(178)



五、训练教育和科研工作的改革 (189)

第六章 英国以建设数字化部队为主的新军事变革 (199)

- 一、从“应变选择”到“反恐”军事战略的确立 (199)
- 二、部队结构的调整 (202)
- 三、国防管理体制的完善 (205)
- 四、数字化部队和军事信息系统的建设 (209)
- 五、信息化作战装备的发展 (211)

第七章 法国以防务改革为中心的新军事变革 (215)

- 一、远期、长期军事发展规划和中期军事发展计划的制定 (215)
- 二、军事组织的调整 (217)
- 三、陆军的“重建” (220)
- 四、信息化武器装备和空间侦察系统的发展 (224)
- 五、欧洲防务合作的推动 (228)

第八章 德国以精简整编为重点的新军事变革 (2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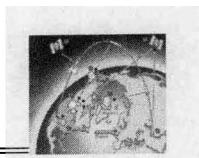
- 一、从“多方位防御”到“对外干涉型”军事战略的确立 (230)
- 二、精减员额与军队职业化的推进 (232)
- 三、危机反应部队的建立 (235)
- 四、信息化武器装备的开发 (239)
- 五、军事管理和保障的社会化 (241)

第九章 日本低姿态推进的新军事变革 (243)

- 一、从“海外参与”到“预防、改善、有效”军事战略的确立 (243)
- 二、长期和中期军事发展规划的制定 (247)
- 三、高新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发展 (252)
- 四、军事组织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 (258)
- 五、快速反应部队的组建 (263)

第十章 印度适时启动的新军事变革 (266)

- 一、从“地区威慑”到“惩戒威慑”军事战略的确立 (266)
- 二、远期和中期军事发展规划的制定 (269)
- 三、军事组织体制的调整 (272)
- 四、军事训练教育的改进 (276)
- 五、武器装备的发展 (280)



目 录

第十一章 中国跨越式发展的新军事变革	(289)
一、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确立	(289)
二、“撒手锏”武器装备的研发	(292)
三、军队建设理论的探索	(295)
四、高素质人才的培养	(299)
五、体制编制的调整	(304)
第十二章 世界新军事变革的特点和趋势	(308)
一、世界新军事变革的主要特点	(308)
二、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基本趋势	(310)
主要参考文献	(316)
后记	(319)



第一章

緒 论

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两极格局解体而新的国际秩序尚未形成，世界大战虽然没有发生但是局部战争仍然此起彼伏。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使世界技术形态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型，导致了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兴起。它的基本标志是，军事技术、武器装备、军事组织结构、作战方式、军事观念、军事理论等方面都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是世界军事发生的方向性、整体性、结构性转变，是军事领域的一次飞跃。发展中的世界新军事变革具有鲜明的特点，但是也同以往历次军事变革的概念、内涵、规律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世界军事变革的基本概念

有些事物确实发生了质的变化，甚至事后也得到了证明，但是却很难从变革的角度对其进行确切的定义。由于军事变革的多样性，人们更难以对其定义达成统一的认识。例如，飞机和原子弹的发展引起战争方面的全面变化，是不是军事变革，至今没有定论。19世纪后半叶，木帆船向蒸汽动力铁甲舰的转变，是不是军事变革，也没有定论。重大的社会或政治剧变——例如法国实行大规模征兵，引起陆战规模的巨大变化，也没有成为军事变革的定论。这些变化的共同特点，不在于与对手相比军队战斗力变化的速度，而在于与原来的军事能力相比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幅度。事实上，很多人却并不以为然。近年来，尽管世界各国都在使用“军事变革”或“军事革命”这个概念，陆续展开各种研究和具体行动，对其定义也未取得一致的认识。

第一种观点认为，战术变化就是军事变革。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迈克尔·罗伯茨认为，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为了解决步兵火力不连贯的问题，拿骚的莫里斯亲王和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夫国王在古罗马军事思想家的启发下，采用了“齐射”战术：将步兵在战斗中的队形由方阵变成横列，最前排的人发射完后作反方向行进，然后第二排的人发射，也作反方向行进……以此类推。这种战术改革要求将步兵组织成规模更小的战术单位，并进行严格的训



练;对训练和纪律的要求最终导致了常备军在欧洲的出现。上述战术变革尽管从纯军事角度看不是最重要的,但在制度和社会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堪称是一场军事变革。他认为,这场军事变革,“对欧洲未来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像一座分水岭把现代世界与中世纪社会分隔开来。”^①与此观点相似的是,甚至认为新的防御工事的出现,就标志着新的军事变革的到来。^② 上述观点,强调军事变革的具体反映。

第二种观点认为,军事上的科学技术变革就是军事变革。苏联和俄罗斯军事理论家认为,“军事技术进步是科学技术进步在军队的表现形式,它本身包含着武器装备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军事技术革命是军事技术进步的特殊的飞跃阶段……它是军事上革命的主要原因和基本源泉。技术装备程度的提高,是军队战斗威力最活跃的、迅速变化的因素,它必然给军事其他方面,特别是给军队的编制和作战方法带来新的成分。它引起的变化不会很快发生,而是随着新式武器的增加、大量装备军队和成为作战的主要兵器而发生。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少量坦克的出现并不要求根本改变当时采用的战斗行动方法;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坦克的大量使用则引起了战斗和战役的性质、作战方法和军队的编制等方面的重大变化。”^③这种观点,强调科学技术在军事变革中的决定性作用。

第三种观点认为,军事领域的整体性变化就是军事变革。中国学者梁必骎认为,“军事革命乃是随着武器装备的断代性发展,并由此引起军队编成、作战方法与军事理论等的根本性变革,从而导致整个军事形态发生质变的特殊社会活动”。军事变革既不同于武器装备、军队编成、作战方法、军事理论等某些方面出现的局部性质变,也不同于这些要素在尚未根本变化时综合发生的阶段性变革。^④ 这种观点,强调军事变革的综合因素。

第四种观点认为,军事领域的量变与质变就是军事变革。美国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报告认为,许多技术和军事思想的发展,可以广义地理解为变革。而真正军事意义上的变革是技术、军队组织编制和军事思想发

① [美]克里佛德·罗杰斯:《关于军事革命的论争》(C. J. Rogers ed.,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Debate*),西方观点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② 参见[美]克里佛德·罗杰斯:《关于军事革命的论争》(C. J. Rogers ed.,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Debate*),西方观点出版社1995年版,第43~45页。

③ [苏]M. M. 基里扬:《军事技术进步与苏联武装力量》,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第3~4页;[俄]弗·伊·斯里普琴科:《第六代战争》,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

④ 参见梁必骎:《军事革命论》,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第一章 绪 论

展相结合的产物。如果仅仅变革其中一项,那往往只能构成一种渐变。比如,机械化军队只有同相应的作战思想和组织编制相结合,才能构成军事变革的明显特征。总之,军事变革是军事技术进步、军事思想革新和编制体制改变,并将三者结合起来,导致军队作战能力提高几个数量级的重大变化。当前这场军事领域的变革是决定未来战争方式的新技术、军事思想和按新的战争形式重建军事组织编制的适时的结合。^① 这种观点,强调军事变革的发展过程。

第五种观点认为,战争形态变化以及与它有关的社会变化就是军事变革。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和海迪·托夫勒认为,真正的军事变革应该满足3个条件:一是它应当改变战争的各个方面,包括作战方法、武器装备、编制体制、教育训练等,从而改变战争本身;二是这些变化不能只发生在一个国家的军队,而应同时发生在许多国家的军队;三是它应改变战争同社会本身的关系,此点最为重要。也就是说,只有当新的文明向旧的文明发出挑战,整个社会发生转变,许多国家的军队在技术、文化、编制、战略、战术、训练、后勤等各个领域同时发生变化时,才会出现军事变革。一旦发生这种变革,军事同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就会改变,世界军事力量平衡就会被打破。有人把战法、编制、技术上的某次变革,如火药、飞机、潜艇的发明都说是变革,这种看法未必正确。诚然,这些变革使战争发生深刻的变化,在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它们只能被称作“次变革”,原因是它们没有改变原有的战争框架,只是增添了一些新成分或把一些旧成分结合起来。^② 他们的观点,其实代表了西方学者比较一致的认识。西方学者研究军事变革的最初动因,是想弄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欧洲在公元16~17世纪实现社会转型。研究的结果使他们一致认为,这就是军事变革的作用。这种观点,强调从更宽广的范围去认识军事变革。

第六种观点认为,大量与军事活动有关的变化就是军事变革。中国学者吴春秋认为,世界军事变革应当包括以下7个基本点:即科学技术(生产力)发展、社会大变革的影响、军事领域各个方面变化、不仅是量变而且是根本性的质变、需要拥有大量的人才、改革与变革的关系、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分别作为。^③ 这种观点,强调军事变革发生的客观条件。

^① 参见〔美〕迈克尔·奥汉隆:《高科技与新军事革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② 参见〔美〕托夫勒夫妇:《第三次浪潮战争》,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1994年版,第27、第76~81页。

^③ 参见吴春秋:《论大战略和世界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144~145页。



此外，“有人想把人民战争和游击战列入军事革命的行列。”^①还有人甚至把一场战争中作战样式的反复变化，也认为是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变革。^②总之，由于对军事变革的内涵和外延理解不同，对军事变革的表述也就众说纷纭，没有定论。

由于定义不统一，对军事变革的称谓也就不尽相同。英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以及《武器和战争的演变》一书作者、美国退役陆军上校 T. N. 杜普伊，主要从军事技术、武器装备的发展导致作战方式变化的角度考察军事变革，因而采用的称谓是“战争革命”(Revolution in warfare)。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罗伯茨在《1560~1660 年的军事革命》一文、在英国出版的《军事革命与国家 1500~1800》一书、在美国出版的《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一书，认为军事变革的内涵除武器变革、作战方式变革之外，还必须包括军事制度、组织的根本性变化，因此采用的称谓是“军事革命”(The Military Revolution)。^③苏联及俄罗斯采用的是“军事上的革命”(Революция в военном деле)。^④此外，西方国家经常采用的称谓还有：“军事领域的革命”(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军事技术革命”(Military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以往强调军事技术变革，暗含着技术是主要成分的意思，忽略了作战理论和组织体制的重要性。因此，更多的人倾向于使用“军事领域的革命”或“军事革命”。其目的“是要摒弃技术本身就能带来重大变化的思想，强调重大的变革所要求的是技术与新作战理论以及为了实践这一理论而产生的新军事编制的结合”^⑤。这同苏联、俄罗斯的提法是基本一致的。此外，21 世纪以来，美国还出现“军事转型”(military transformation)的称谓。美国 20 世纪 90 年代新军事变革的领军人物之一、前参联会副主席欧文斯解释说，军事转型与军事革命在词意上比较接近，但是军事革命一词过于激进，容易引起人们的不安，而军事转型一词则更加理性、理智与平和。直到现在，国内外不断涌现的研究成果，仍然没有统一军事变革的

① [美]迈克尔·奥汉隆：《高科技与新军事革命》，新华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6 页。

② 参见陈伙成：《党的七次军事战略转变和人民军队的发展变革》，载《中共党史研究》1997 年第 4 期。该文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自成立以后，已经发生了 8 次军事变革。

③ 参见许二斌：《军事变革与社会转型——西方学者对军事革命问题的研究》，载《史学理论研究》2002 年第 4 期。

④ 参见[苏]M. M. 基里扬：《军事技术进步与苏联武装力量》，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4 年版，第 3 页。

⑤ 陈伯江：《美国高级将领与著名学者访谈录——大洋彼岸的军事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9~50 页。



称谓。

“变革”和“革命”，在中国古已有之，并不是新名词，含义是一致的。但是，中国历来更多地使用“变革”，甚至使用“变法”，而极少使用“革命”。在西方，从十七八世纪起，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蓬勃发展，“革命”这一术语的使用越来越普遍。发展到现代，一些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其他学者，并不满足在政治领域运用“革命”一词，而是将其推而广之，把导致各自领域发生巨大变化的过程皆称之为革命。因此，在描述军事领域的巨大变革时，他们自然也就使用了“军事革命”这一词。现有材料表明，最早使用“军事革命”这一概念，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迈克尔·罗伯茨 1955 年 1 月在《1560~1660 年的军事革命》一文中。^①许多中国学者认为苏联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最先提出，显然是不准确的。

军事变革与军事改革，则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通常情况下，军事变革具有较高强度并处于较高层次，仅仅适于人类社会技术形态处于变革的时代转型期，要求军事理论与实践发生具有根本性、方向性和整体性的变化。而军事改革处于较低层次，其条件比较宽泛，适于任何时代或任何历史时期。军事变革重在“变”字，变在机遇；军事改革重在“改”字，改在随时。但是，军事变革是通过军事改革的形式逐步实现的，是相关军事改革积淀到一定程度的质的飞跃。二者有着密切联系，是量变与质变的关系。从宏观上看是一场变革，从微观上看是一系列改革；从一个历史时期看是变革，从各个阶段看是改革；从战略上看是变革，从战役战术上看是改革。只有通过积极主动的军事改革，才能逐步实现军事变革。离开军事改革，便不可能有军事变革。

可见，“军事变革”、“军事革命”、“军事转型”等术语，其实表述的都是一个共同的对象。所谓军事变革（或军事革命或军事转型），必然根源于一定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发展、军事需求等方面的情况，从根本上提高军事效益，引起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方法等诸多方面的改变。所谓世界军事变革（或世界军事革命或世界军事转型），必然从个别国家扩展到多个国家，在整体上改变人类战争的面貌，并对社会进步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在论述社会巨大变化时，使用“变革”已成习惯。外国使用“革命”或“转型”，也是一种习惯。从历史习惯和语义规范，以及世界军事变革（或世界军事革命或世界军事转型）的历史和现实情况考察，中国称军事变革不无道理，而外国的不同表述也不足为奇。重要的是，只有正确理解军事变革（或军

^① 参见〔美〕克里佛德·罗杰斯：《关于军事革命的论争》（C. J. Rogers ed.,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Debate），西方观点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3 页。



事革命或军事转型)的实质,才能有力地推动发展。但是,为了表述方便,本书以下统一使用“军事变革”。

二、世界军事变革的评判标准

由于人们对军事变革概念的理解不同,对从古至今究竟发生了多少次军事变革的结论也就有所不同。于是,关于军事变革的次数,就有了不同的说法。在此通过列举几种传播最广、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分析评判世界军事变革的基本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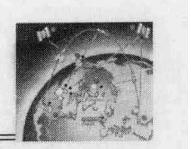
(1)三次论。代表人物是美国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和海迪·托夫勒夫妇。他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军事变革,是由农业革命引起的第一次浪潮战争变革。第二次,是由工业革命引起的第二次浪潮战争变革。现在,是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正在发生第三次浪潮战争变革。^①此种划分关注的重点是军事变革的社会条件,而不是军事变革本身诸元素,是宏观的而不是具体的考察。

(2)四次论。代表人物是原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他认为,13世纪火药的发明和后来火器的出现,引发了第一次军事变革。19世纪线膛武器的制造,特别是20世纪初自动武器,如飞机、坦克、潜艇等新式武器的运用,导致军事领域发生了第二次变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喷气式系统和火箭核武器的出现,导致军事领域发生了第三次变革。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精确制导武器、新物理原理武器,导致了第四次军事变革。^②此种划分忽视工业革命之前的变革,这也是西方学者的共同倾向。核武器引发的变革,应该从属于机械化变革之列,是一次亚变革或次变革。

四次论另一种观点,代表人物之一是中国学者梁必骎。他认为,第一次为金属化军事变革,其根本标志是金属兵器取代木石兵器,职业化军队正式建立与发展,主要进行阵式作战,朴素的军事理论诞生,最后形成了崭新的金属化军事形态。第二次为火药化军事变革,其主要标志是火药兵器逐渐成为主战

^① 参见[美]托夫勒夫妇:《第三次浪潮战争》,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1994年版,第30、第34、第59页。

^② 参见[苏]H. B. 奥加尔科夫:《历史的告诫》(Н. В. Васильевич. История учит бдительности),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35页。有的学者将此书译名为《历史教导我们提高警觉》,如朱小莉、赵小卓:《美俄新军事革命》,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页。



兵器,出现火枪兵、炮兵、工程兵等新兵种,线式与散兵作战先后成为主要作战方式,军事理论开始形成体系,最后以火药化军事形态取代金属化军事形态。第三次为机械化军事变革,其主要标志是火力、动力机械与电子技术等相结合,军队由陆、海、空部队构成,合同作战方式与各种新军事理论体系问世,最后由机械化军事形态取代火药化军事形态。第四次为当代的新军事变革,即智能化军事变革,其主要标志是智能性武器系统逐渐主宰战场,出现知识密集型的智能化军队,主要采取一体化的联合作战方式,军事理论及其体系彻底革新。^①纵观历史,世界军事变革的发生和发展,无一不具有规律性和共同点: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军事变革的社会基础,敌对双方之间的对抗是军事变革的内在动力,提高军事效能是军事变革追求的目标,军事改革是军事变革的必要过程,军事形态的质变是军事变革完成的标志。以梁必骎为代表的四次论,比较准确地反映世界军事变革的基本规律和共同点,在中国学术界比较认同。本书也采用这种四次论的划分。

(3)六次论。代表人物是俄罗斯著名军事理论家斯里普琴科少将。他认为,第一次军事变革发生在军事对抗双方使用专门制造的梭镖、剑、弓箭以及铠甲代替石头和木棒的历史时代。在地球上5500年的人类文明史中,有3500年是在使用冷兵器以徒手格斗为对抗方式的第一代接触战争中度过的。当然,在这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武器本身多次发生变化:用更加坚固的材料制造剑、铠甲和头盔。但是,多数战争没有改变质的状态,继续采用第一代战争的方法作战。第二次军事变革发生在12~13世纪,第一代战争让位于第二代战争,与火药的发明密切相关。而由于火药的发明,又出现了射击武器:步枪、手枪和大炮。第二代战争虽然也是接触战争,但是实施方法与第一代战争相比则完全不同,因为可以在一定的距离上毁伤敌人。第三次军事变革发生在19世纪之前,即伟大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创造潜力的巅峰时期,科学技术进步促进了线膛枪的发明和生产工艺。在毁伤目标时武器变得更加准确、射程更远、装药更多、口径多种多样。这一代战争具有散兵壕性质和新的战役规模,它要求更多数量的有生力量掌握这种武器。第四次军事变革发生在20世纪之前,与自动武器的发明相关。这种武器大量安装在坦克、飞机和轮船上之后,第四代接触战争便具有了战略规模。为了实施第四代战争,也需要大量的有生力量、武器及军事技术装备。需要在国家边界线上投入巨大的警戒和防御力量,因为所有的接触战争都是先从边界地区开始打响。这次军事变革所引发的战争目前仍在继续。第

^① 参见梁必骎:《军事革命论》,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五次军事变革发生在 1945 年,与核武器的出现有关。核武器的出现也首次具备了进行非接触导弹 - 核战争(第五代战争)的可能性。第六次军事变革开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与高精度常规武器的出现有关。使用这种武器的战争则是全新的第六代非接触战争。^①

六次论另一种观点,代表人物是中国学者吴春秋。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军事变革发生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决定性的因素是火药广泛应用于军事和炼铁技术的发展。滑膛火枪取代长矛,成为战场上的主要武器;由中央集权国家君主统一指挥和统一供给的雇佣军取代各自为政的封建主亲兵,成为主要的军事制度;人数众多的步兵取代少数贵族骑士组成的重骑兵;一个新的兵种——装备滑膛炮的炮兵应运而生;线式战斗队形和战术取代方阵,成为主要的作战方法;由于罗盘和火炮的使用,海军建设和海战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二次,发生在 18 世纪后期至 19 世纪初期,同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为主要标志的产业革命密切联系。出现庞大的资产阶级民族军队,以普遍义务兵役制取代招募制;后勤保障实行就地征用同建立仓库体系相结合的制度,提高了部队的机动性;完全打破呆板的线式战术,改取纵队与密集散兵线相结合的新战术;产生了步、骑、炮诸兵种合成的军;普遍装备了枪托弯曲并带有准星的火枪和威力更大的火炮。第三次,发生在 19 世纪后半期至 20 世纪初,与炼钢技术、铁路运输和有线通信等发展密切相关。线膛枪炮代替滑膛枪炮,连发枪和速射炮日益成为战场上的主要武器,无烟火药取代黑色火药,散兵线队形和堑壕、铁丝网等野战工事广泛采用,铁路、电报、电话用于军事大大改善了通信联络,总参谋部的出现使军队领导和指挥发生了真正的飞跃,战列舰成为海军舰队的主力;老毛奇、马汉等人,以自己的军事实践和理论思考,进一步发展了资产阶级军事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第四次,发生在 20 世纪初至 20 世纪中叶,与“电气时代”密切相关。军队武器装备增添了坦克、飞机、潜艇、航空母舰、化学武器等全新的成分;出现了空军、防空军、空降兵、化学兵等新军兵种;地面部队的战场机动方式向机械化、摩托化过渡;出现了空地协同、步坦协同,实施快速突击的崭新作战方式(如“闪电战”);产生了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毛泽东军事思想。第五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与“核时代”密切相关。产生了导弹核部队、核战争、战略核防御;出现了核战争理论和核威慑理论;出现了指挥与通信变革。第六次,即正在进行的新军事变革。^②

^① 参见[俄]弗·伊·斯里普琴科:《第六代战争》,新华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2~54 页。

^② 参见吴春秋:《论大战略和世界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45~154 页。



六次论还有一种观点,代表人物是中国学者朱小莉。她认为,第一次世界军事变革发生在16~17世纪,由莫里茨创导,由古斯塔夫最终完成,出现国家常备军、“横队”线式战术、火器,使整个欧洲走出没落的中世纪而开始迈入全新的时代。第二次,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叶,由法国革命军队开创,由拿破仑最终完成,使整个欧洲终结中世纪那种目的有限、参战人数有限的陈腐呆板的阵地战作战方式,代之以全民参加的、以运动战为基本方式、以决战取胜的作战样式,并且取得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第三次,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以普法战争为序幕,铁路运输和枪炮火力以及电报电话等巨大发展的机械化萌芽的出现、参战人数空前的增多、介于战略和战术之间的战役层次的产生、以总参谋部制度为基本特征的崭新军队指挥体制的建立,使这场军事变革走出小手工业时代的陈旧模式而适应大工业时代的战争需要,为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发展提供了客观前提。第四次,20世纪初至中叶,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运用新兵器、用快速闪击战彻底取代堑壕消耗战。这次变革,一方面展现出战争这一流血政治的极端残酷,另一方面则孕育出社会主义这一全然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崭新社会制度。第五次,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从单纯的实战领域向着威慑与实战并举、以威慑为主的全新领域转变。第六次,20世纪90年代至今,新军事变革。^①

以上3种六次论的共同缺陷是,划分世界军事变革的标准多次转换,比较随意。吴春秋和朱小莉的观点受西方影响,无视火药应用技术出现之前的军事变革,不符合世界军事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

六次论还有一种观点,代表人物是中国学者皮明勇。他认为,近代以来,世界性的军事变革共有6次。第一次军事变革发生在16至17世纪的欧洲。主要标志是滑膛枪炮取代长矛刀剑,宣告了火器时代的到来;国家统一供给和指挥的雇佣兵大量出现;重装骑兵迅速从战场上隐退,步兵成为新的主角,炮兵开始受人瞩目;古老方阵失灵,新的线式战斗队形受到青睐。第二次军事变革发生在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期的欧洲和北美,以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为核心。带有准星的火枪和威力更大的火炮问世,出现了由步、骑、炮诸兵种合成的军队,产生了若米尼和克劳塞维茨的天才理论著作。第三次军事变革发生在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的欧洲、北美和东亚。后装枪炮取代前装枪炮,无烟火药取代黑火药,蒸汽舰船取代木制帆船;铁路、电报、电话用于军事;海军进入“大炮巨舰”时代,以马汉为代表的海权论影响重大;总参谋部成为军队最高统率机关,使军队的领导和指挥发生了根本变化;由马克

^① 参见朱小莉:《军事革命问题的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5页。